

晉書
十四

列傳第十一

晉書四十一

御撰

魏舒

李熹

劉寔

第智

高光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爲外家寧氏所養寧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久乃別居身長八尺二十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爲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每歎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脩常人之節不爲僞厲之事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性好騎射著韋衣入山澤以漁獵爲事唯太原王乂謂舒曰卿終當爲台輔然今未能令妻子免飢寒吾當助卿營之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已榮乎

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澗池長遷俊儀令入爲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助其人也襍被而出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談者稱之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明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府朝辟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遷宜陽滎陽二郡太守甚有聲稱徵拜散騎常侍出爲冀州刺史在州三年以簡惠稱入爲侍中武帝以舒清素特賜紺百匹遷尚書以公事當免官詔以贖論舒三娶妻皆土是歲自表乞假還本郡葬妻詔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太康初拜右僕射舒與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用古典封禪東嶽前後累陳其事帝謙讓不許以舒爲左僕射領吏部舒上言今選六宮婢以玉帛而舊使御府丞奉婢宣成嘉禮寶重使輕以爲拜三夫



人宜使卿九嬪使五官中郎將美人良人使謁者於典制爲弘有詔詳之衆議異同遂寢加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及山濤薨以舒司徒有頃即真舒有威重德望祿賜散之九族家无餘財陳留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旣下公輒喪土僉號震爲殺公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无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以年老每稱疾遜位中復暫起署兗州中正尋又稱疾尚書左丞郤說與舒書曰公父疾小差視事是也唯上所念何意起訖還卧曲身迴法甚失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一旦棄之可不惜故舒稱疾如初後以災異遜位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乃下詔曰司徒劇陽子舒體道弘粹思量經遠忠肅居正在公盡規入管銓衡官人允敘出贊充職敷弘五教惠訓播流德聲茂著可謂朝之俊乂者也而屢執冲讓辭旨懇誠申覽反覆省用惄然蓋成人之美先典所尚難違至情今聽其所執以劇陽子就第位同三司祿賜如前凡杖不朝賜錢百萬牀帳簟褥自副以舍人四人爲劇陽子舍人置官騎十人使光祿勲奉策主者詳案典禮令皆

如舊制於是賜安車駕馬門施行馬舒爲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爲晉因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也司空衛瓘與舒書曰每与足下共論此事曰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太熙元年薨時年八十二帝甚傷悼贈贈厚謚曰康子混字延廣清惠有才行爲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先舒卒朝野咸爲舒悲惜舒每哀憫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无益自損乎於是終服不復哭詔曰舒唯一子薄命短折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念怛然爲之嗟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可更增滋味品物仍給陽燉四望總牕戶阜輪車旣一乘庶出入觀望或足散憂也以庶孫融嗣又早卒從孫晃嗣

李熹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父全漢大鵠臚熹少有高行博學研精与比海管寧以賢良徵不行累辟三府不就宣帝復辟熹爲太傅屬固亂疾郡縣扶輿上道時熹每疾篤乃竊踰陔氏城而徒還遂遭母喪論者嘉其志節後爲并州別駕時驍騎將軍秦朗過并州州將畢軌敬焉令乘車至閣熹固諫以爲不可軌不得已從之景帝輔政命熹爲大將軍

從事中郎熹到引見謂熹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熹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熹畏法而至帝甚重之轉司馬尋拜右長史從討母丘儉還迁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強御百僚震肅焉薦樂安孫璞亦以道德顯時人稱爲知人尋遷大司馬以公事免司馬攸爲寧北將軍鎮鄴以熹爲軍司頃之除涼州刺史加揚威將軍假節領護羌校尉綏御華夷甚有聲績羌虜犯塞熹因其隙會不及啓聞輒以便宜出軍深入遂大剋獲以功重免譴時人比之漢朝馮甘焉於是請還許之居家月餘拜冀州刺史累遷司隸校尉及魏帝告禪于晉熹以本官行司徒事副太尉鄭沖奉策泰始初封祁侯熹上言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請免濤睦等官該已土請貶謚詔曰法者天下取正不避親貴然後行耳吾豈將枉縱其間哉然案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剥百姓以繆惑朝士叢吏乃敢作此其考竟友以徵邪佞濤等不貳其過者皆勿有所問易稱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今熹尤志在公當官而行可

謂邦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豈其然乎其申勅羣寮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熹爲二代司隸朝野稱之以公事免其年皇太子立以熹爲太子太傅自魏明帝以後久曠東宮制度廢闕官司不具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諸官並未置唯置衛率令典兵二傳并攝衆事熹在位累年訓道盡規迂尚書僕射拜特進光祿大夫以年老遜位詔曰光祿大夫特進李熹杖德居義當升台司毗亮朕躬而以年尊致仕雖優游無爲可以顧神而虛心之望能不慚然其因光祿之號改假金紫置官騎十人賜錢五十萬祿賜班禮一如三司門施行馬初熹爲僕射時涼州虜寇邊熹唱義遣軍討之朝士謂出兵不易虜未足爲患竟不從之後虜果大縱逸涼州覆沒朝廷深悔焉以熹清素貧儉賜絹百匹及齊王攸出鎮熹上疏諫爭辭甚懇切熹自歷仕雖清非異衆無儲積親舊故人乃至分衣共食未嘗私以王官及卒追贈太保謚曰成子贊嗣少子儉字仲約歷左積弩將軍屯騎校尉儉子務字世彥少有清節永熹中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劉蕡字子眞平原高唐人也漢濟北惠王壽之後也父廣序丘令寔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絜已行無瑕玷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行以計吏入洛調爲河南尹永遷尚書郎廷尉正後歷吏部郎叅文帝相國軍事封循陽子鍾會鄧艾之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之先見多此類也以世多進趣廉遜道缺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其辭曰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已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之爲君莫之能名言天下自安矣不見堯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

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爲而化者其舜也歟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弦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敘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已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首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此之謗已況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然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之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一有作臯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渾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舉

官次而舉之同才之入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往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向令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矣。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僉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入數猥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參錯相亂眞僞同貫更復由此而甚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

知因請爲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二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土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夫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爲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者塞其路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杖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主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賢才不進貴臣日踈此有國者之深憂也。詩曰受祿不讓至于已。斯土不讓之人憂亡不暇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竊以爲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爲貴邪。直

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爲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
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爲司
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各繇使益爲虞官讓于朱虎能罷使伯夷典
三禮讓于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
書記之者欲以永世作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
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敘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
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
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
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
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
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
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八尚
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
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王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雖復令三府參

舉官本不委以舉選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不二
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舉之不用精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爲國耳
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知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世爭則毀譽交錯
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之
也馳騁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
通非脩之於己則無由矣游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
而自息矣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巍
巍之美於此著矣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春秋傳曰范宣子之讓
其下皆讓穀厭黑雖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上世之化也君子
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力農以事其上上下有禮讓庶民不爭也及
其亂也國家之弊恒必由之篤論了了如此在朝君子典選太官能不
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舉能爲先務則羣才猥出能否殊別蓋
世之功莫大於此泰始初進爵爲伯累遷少府咸寧中爲太常轉尚書

杜預之伐吳也寔以本官行鎮南軍司初寔妻盧氏生子躋而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寔是弟智諫曰華家類貪必破門戶辭之不得竟婚華氏而生子夏寔竟坐夏受賂免官頃之爲大司農又以夏罪免寔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俟之寔難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知過而自改邪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寔言爲當後起爲國學祭酒散騎常侍愍懷太子初封廣陵王高選師友以寔爲師元康初進爵爲侯累遷太子太保加侍中特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冀州州都九年策拜司空遷太保轉太傅太安初寔以老病遜位賜安車駟馬錢百萬以俟就第及長沙成都之相攻也寔爲軍人所掠潛歸鄉里惠帝崩寔赴山陵懷帝即位復授太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許左丞劉琨上言曰夫堂高級遠主尊相貴是以古之哲王莫不師其元臣崇養老之教訓示四海使少長有禮七十致仕亦所以優異舊德厲廉嵩之風太尉寔體清素之操執不渝之摯懸車告老二十餘年浩然之志

老而彌篤可謂國之碩老邦之宗模臣聞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寔年踰九十年命在日制遂自扶輿冒險而至屐哀山陵致敬闕庭大臣之節備矣聖詔殷勤必使寔正位上台光餚鼎實斷章敷喻經涉二年而寔頻上露板辭旨懇誠臣以爲古之養老以不事爲擾不以吏之爲重謂宜聽寔所守三年詔曰昔虞任五臣致垂拱之化漢相蕭何興寧一之譽故能光隆於當時垂裕于百代朕紹天明命臨御萬邦所以崇顯政道者亦賴之於元臣庶尹畢力股肱以副至望而君年耆告老確然難違今聽君以俟就第位居三司之上秩祿準舊賜几杖不朝及宅一區國之大政將就諮于君副朕意焉歲餘薨時年九十一謚曰元寔少貧窶杖策徒步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營給及位望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嘗誼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裯襍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鄉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廁雖處榮寵居無第宅所得俸祿贍卹親故雖禮教陵遲而行已以正喪妻爲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輕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自少及老

篤學不倦雖居職務卷弗離手尤精三傳辨正公羊以爲衛輒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爲臣之節舉此二端以明臣子之體遂行於冉又撰春秋條例二十卷有二子躋夏躋字景臺官至散騎常侍夏以貪汚棄放於冉

弟智孚子房貞素有兄風少貧窶每負薪自給讀誦不輟竟以儒行稱歷中書黃門吏部郎出爲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入爲祕書監領南陽王師加散騎常侍遷侍中尚書太常著喪服釋疑論多所辨明太康末卒謚曰成

高光字宣茂陳留圉城人魏太尉柔之子也光少習家業明練刑理初以太子舍人累遷尚書郎出爲幽州刺史潁川太守是時武帝置黃沙獄以典詔囚以光歷世明法用爲黃沙御史秩與中丞同遷廷尉元康中拜尚書典三公曹時趙王倫篡逆光於其際守道貞全及倫賜死齊王囧輔政復以光爲廷尉遷尚書加奉車都尉後從駕討成都王穎有

晉列傳十一

八

勲封延陵縣公邑千八百戶于時朝廷咸推光明於用法故頻典理官惠帝爲張方所逼幸長安朝旦奔散莫有從者光獨侍帝而西遷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光兄誕爲上官已等所用歷徐雍二州刺史誕性任放無倫次而決烈過人與光異操常謂光小節恒輕侮之光事誕愈謹帝旣還洛陽時太弟新立重選傅訓以光爲少傅加光祿大夫常侍如故及懷帝即位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與傅祗並見推崇尋爲尚書令本官如故以疾卒贈司空侍中屬京洛傾覆竟未加謚子韜字子遠放佚無檢光爲廷尉時韜受貨賄有司奏案之而光不知時人雖非光不能防閑其子以其用心有素不以爲累初光詣長安留臺以韜兼右衛將軍韜與殿省小人交通及光卒仍於喪中往來不絕時東海王越輔政不朝覲韜知人心有望密與太傅參軍姜臥非杜概等謀討越事泄伏誅

史臣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不若進不足而退有餘也魏舒劉寔發慮精華結綏登槐覽止成務季和切問近對當官正色詩云貪人敗

類豈劉夏之謂歟

贊曰舒言不矜憲對子乘子貞宣茂雅志難陵進忠能舉退讓欣與
皎皎瑚器來光玉繩

列傳第十一

晉書四十一

列傳第十二

晉書四十二

御撰

王渾子濟

王濬

唐彬

王渾字玄冲太原晉陽人也父昶魏司空渾沉雅有器量襲父爵京陵侯辟大將軍曹攀掾攀誅隨例免起爲懷令參文帝安東軍事累汗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咸熙中爲越騎校尉武帝受禪加揚列將軍遷徐州刺史時年荒歲饑渾開倉振贍百姓賴之泰始初增封邑千八百戶久之遷東中郎將督淮北諸軍事鎮許昌數陳損益多見納用轉征虜將軍監豫州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渾与吳接境宣布威信前後降附甚多吳將薛瑩魯淑衆號十萬淑向弋陽瑩向新息時州兵並放休息衆裁一旅浮淮潛濟出其不意瑩等不虞晉師之至渾擊破之以功封次子尚爲開內侯迁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吳人大佃皖城圖爲邊害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攻破之并破諸別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万斛稻苗四千餘頃舟六百餘艘渾遂陳兵東疆視其地形險易歷觀敵城察攻取之勢及太舉伐吳渾率師出橫江

遣參軍陳慎都尉張喬攻尋陽瀨鄉又擊吳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吳將周興等五人又遣殄吳護軍李純據高望城討吳將俞恭破之多所斬獲吳厲武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懼而來降吳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衆數万指城陽渾遣司馬孫疇揚州刺史周浚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渾降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威名益振明日渾始濟江登建鄴宮釀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皓中軍案甲不進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頻奏濬罪狀時人譏之帝下詔曰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京陵侯王渾督率所統遂逼秣陵令賊孫皓救死自衛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軍之功又摧大敵獲張悌使皓塗窮勢盡面縛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勳茂著其增封八千戶進爵爲公封子澄爲亭侯弟湛爲開內侯賜絹八千匹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渾不尚刑名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羣旅虛懷綏納座无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

會朝臣立議齊王攸當之藩漳上書諫曰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
攸為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国大封諸姬以藩帝室永垂
作憲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明至親義著
不可遠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
武仁聖之德攸於大晉姻兄弟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為陛下腹
心不貳之臣且攸為人脩絜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
國假以都督虛號而无典戎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至
親之體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
也若以攸望重於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
弟祐駿名處方任有内外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為輕攸今之國適足長
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
為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后專
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事輕重
所在无不為害也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者也唯當任正道

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者亦荷能自保乎人懷
危懼非為安之理此最有国有家者之深忌也愚以為太子太保缺宜
留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珧共為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
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義之益退无偏重相傾之勢今陛下有篤親
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默已
私慕魯女存国之志敢陳愚見觸犯天威欲陛下事每盡善異方分之
助臣而不言誰當言者帝不納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即位加侍中又京
陵置士官如睢陵比及誅楊珧崇董舊臣乃加渾丘渾以司徒文官主
史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
阜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等也公孫宏說瑋曰
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蔣濟參乘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得宿
望鎮厭衆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為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使物情有
憑也瑋從之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俄而瑋
以矯詔伏誅渾乃率兵赴官帝嘗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

奏白陛下欽明聖哲光于遠近明帝冲虛詔及芻蕘斯乃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恥下問也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令中書指宣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寃濫守長得無復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指垂心四遠不復因循常辭且察其妄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材之寶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覓征鎮長史司馬諸王國卿諸州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察方國於事為便帝然之又詔渾錄尚書事渾所歷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元康七年薨時年七十五謚曰元長子尚早亡次子濟嗣

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俊茂伎藝過人有名當世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書郎以母憂去官起為驍騎將軍累迁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為一時秀彦武帝常會公卿潘牧於武乾殿顧

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詢人物及萬機得失濟善於清言脩飾辭令諷議將順朝臣莫能尚焉帝益親貴之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壻之故咸謂才能致之然外雖弘雅而內多忌刻好以言傷物濟類以此少之以其父之故每排王濬時議譏焉齊王攸當之藩濟既陳請又累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簪纓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以忤旨左遷國子祭酒常侍如故數年入為侍中時渾為僕射主者處事或不當濟性峻厲明法繩之素與從兄佑不平佑黨頗謂濟不能顧其父由是長同異之言出為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而王佑始見委任而濟遂被斥於是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玉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駿常擎其蹄角濟請以錢千方与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比左右遠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

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流離器中蒸肫其美帝問其故荅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蓮靴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既而曰知愧不濟荅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疎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帝嘗與濟慕布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剥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剥之濟時伸脚局下而皓譏焉尋使白衣領太僕年四十六先渾卒追贈驃騎將軍及其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鄉常好我作驢鳴我為鄉作之體似聲眞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初濟尚主主不失明而妬忌尤甚然終無子有庶子二人卓字文宣嗣渾爵拜給事中次聿字茂宣襲公主封敏陽侯濟一弟澄字道深汶字茂深皆辯惠有才藻並歷清顯

王濟字土治弘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濟博涉墳典美姿貌不脩名行不為鄉曲所稱晚乃變節疎通亮達恢廓有大志常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濟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濟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州郡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絜者皆望風自引而去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濟告母邈遂妻之後叅征南軍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祐濟為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濟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焉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濟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濟夜夢懸三刀於其卧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濟驚覺意其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濟為益州刺史濟設方略悉誅弘等以勳封關內侯懷輯殊俗待以威信蠻夷徼外多來歸降徵拜右衛將軍

除大司農車騎將軍羊祜雅知濬有奇略乃密表留濬於是重拜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脩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橹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柂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流柂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尋以謠言拜濬爲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語在羊祜傳時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臣數參訪吳楚同異孫皓荒淫凶逆荆揚賢愚無不嗟怨宜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變難預今皓卒死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已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賈充荀勗陳諫以爲不可唯張華固勸又杜預表請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比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太康元年正月濬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林攻吳丹陽剋之禽其丹陽監盛

紀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鎧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鎧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二月庚申剋荊門夷道二城獲監軍陸晏乙丑剋樂鄉獲水軍督陸景平西將軍施洪等來降乙亥詔進濬爲平東將軍假節都督益梁諸軍事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軍望旗而降皓聞濬軍旗旛留屬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用光祿勳薛莹中書令胡沖計送降文於濬曰吳郡孫皓叩頭死罪昔漢室失御九州幅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阻山河與魏乘隅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闢劣偷安未喻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衡蓋露遠臨江諸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舍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

等奉所佩璽綬委質請命壬寅濬入于石頭皓乃備亡國之禮素車白馬肉袒面縛街璧牽羊大夫衰服士輿襯率其僞太子瑾瑾弟曾主虔等二十一人造于鴻門濬躬解其縛受璧焚襯送于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無私焉帝遣使者犒濬軍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愛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汎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遺信要令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久破晉中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而濬乘勝納降渾恥而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司遂案濬檻車徵帝弗許詔讓濬曰伐國事重宜令有一前詔使將軍受安東將軍渾節度渾思謀深重案申以待將軍云何徑前不從渾命違制昧利甚失大義將軍功勳簡在朕心當率由詔書崇成王法而於事終恃功肆意朕

將何以令天下濬上書自理曰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駕直造秣陵臣被詔之日即便東下又前被詔書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鎮東大將軍佃及渾濬彬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臣別受渾節度之文臣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孫皓窮跋勢無所至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為攻取節度前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與臣可暫來過共有所議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加宿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緣得於長流之中迴船過渾令首尾斷絕須臾之間皓遣使歸命臣即報渾書并寫皓牋具以示渾使速來當於石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今日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爲皓已來首都耳無緣共合空圍又兵人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詔謂臣勿棄明制專擅自由伏讀嚴詔驚怖悚慄不知軀命當所投厝豈唯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臣受國恩任重事大常恐託付不效孤負聖朝故投身死地

轉戰方里被蒙寬恕之恩得從歸復之宜是以憑賴威靈幸而能濟皆是陛下神策如善臣承指授效膺天之用耳有何勤勞而特功肆意寧敢昧利而違聖詔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二日起洛陽其間懸闕不相赴接則臣之罪責宜蒙察如假令孫皓猶有蟬蛻卒斧之勢而臣輕軍單入有所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卷皓以衆叛親離无復羽翼臣獨坐不能庇其妻子雀處貧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實不早縛取自為小誤臣至便得更見犯憲立玄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語喧譁不可聽聞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由有專輒臣雖愚眷以為事君之道唯當竭節盡忠奮不顧命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害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披布丹心輸寫肝腦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庶必歸除兇逆清一宇宙願令聖世與唐虞比隆陛下粗察臣之愚款而識其欲自效之誠是以授臣以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討之事雖瑤王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何无以加焉受恩深重死且不報而以頑踈卒錯失宜陛下弘恩財加切讓惶怖恆營无地自厝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渾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室物資復表曰被戊戌詔書下安東將軍所上揚州刺史周浚書謂臣諸軍得孫皓寶物又謂衙門將李高放火燒皓爲官輒公文上尚書具列本末又聞渾棄陷上目目受性愚忠行事牽動信心而前祈於不育神明而已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惡直醜正實繁者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公於聖世反白為黑夫僂邪害國自古而然故无極破楚寧靜滅吳及至石顯傾亂漢朝皆載在典籍為世作戒昔樂毅伐齊下城七十而卒被讒間脫身出奔樂羊既及謗書滿篋况目頑踈能免譏慝之口然所望全其首領者實賴陛下聖哲欽明使浸潤之譖不得行焉然臣孤根獨立朝无黨援久棄遐外人道斷絕而結恨彊宗取怨豪族以累如之身處雷霆之衝繭栗之質當豺狼之路其見吞噬豈抗唇齒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故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廣忌救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違忤石顯雖闔朝嗟歎而死不旋踵此臣

之所大怖也今渾之友黨姻族外內皆根據磐牙並處世位聞遣人在洛中專共交構盜言孔甘疑惑觀聽夫曾參之不殺人亦以明矣然三人傳之其母投杼今呂之信行未若曾參之著而讒構沸騰非徒三夫之對外內扇助爲二五之應夫猛獸嘗逐麒麟恐懼况呂脆弱敢不悚僞吳君呂今皆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前偽中郎將孔據說去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皓案行石頭還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爲陛下一死戰決之皓意大喜謂父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无狀得便持走皓懼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劫奪財物略取妻妾放火燒宮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呂至遣叅軍主者救斷其火耳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宮呂時遣記室吏往視書籍後使收縛若有遺寶則後亦得不應移蹤後人欲求苟免也呂前在三山得浚書云皓散寶貨以賜將士府庫略虛而今復言金銀簪管動有萬計疑呂軍得之言語反覆元復本末呂復與軍司張牧汝南相馮紓等共入觀皓宮乃無席可坐後日又與牧等共視皓舟船渾又先呂一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渾所知

見呂之案行皆出其後若有寶貨具渾應得之又呂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陣間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衆呂軍先至爲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呂呂切勅所領秋毫不犯諸有市易皆有伍任證左明從委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餘軍縱橫詐稱呂軍而呂軍類皆蜀人幸以此自別耳豈獨浚之將士皆是夷齊而呂諸軍悉聚盜跖邪時有八百餘人緣石頭城劫取布帛呂衙門將軍馬潛即收得二十餘人并疏其督將姓名移以付浚使得自科結而寂無反報疑皆縱問孫皓及其諸呂則知其定審若信如所聞浚等虛詐尚欺陛下豈惜布言以萬計以吳剛子為主簿而遣剛至洛欲令剛增斬級之數可具問孫皓及其諸呂則知其定審若信如所聞浚等虛詐尚欺陛下豈惜於呂云呂屯聚蜀人不時送皓欲反狀又恐動吳人言呂皆當誅殺取其妻子與其作亂得聘私忿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咷故其宜耳渾案自旣磬小器蒙國厚恩頻繁擢叙遂過其往渾此言最信內省憇懼今年平吳誠為太慶於呂之身更受咎累既无孟側策馬之好而令

濟濟之朝有讒邪之人虧穆穆之風損皇代之美由臣頑踈使致於此
拜表流汗言不識次濬至京都有司奏濬表既不列前後所被七詔月
日又赦後違詔不受渾節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詔曰濬前受詔徑造
株陵後乃下受渾節度詔書稽留所下不至便令與不受詔同責某為
經通濬不即表上被渾宣詔此可責也濬有征伐之勞不足以一眚掩
之有司又奏濬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勑付廷尉禁推詔曰勿推
拜濬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舊校唯五置此營自濬始也有司又奏
輔國依比未為達官觀閣本未有大官謚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
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為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封
為襄陽縣侯邑萬戶封子彝楊鄉亭侯邑千五百戶賜絍萬匹又賜衣
一襲錢三十萬及食物濬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及豪強所抑蹇為有
司所奏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
無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
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

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
顏老之不伐冀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閭生所屬廉頗王渾能無愧乎
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又不得無言末不能遺諸晉中是吾褊也
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博士秦秀太子洗馬孟康前溫令李密等並表
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王渾詣濬
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其相猜防如此濬平吳之後以勳高位重不復
素業自居乃王食錦服縱奢侈以自逸其有辟多是蜀人示不遺故
舊也後又轉濬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散騎常侍後軍將
軍如故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謚曰武葬柏谷山大麓塋城葬墳周四
十五里面別開一門松柏茂盛子矩嗣矩弟暢散騎郎暢子粹太康十
年武帝詔粹尚潁川公主仕至魏郡太守濬有二孫過江不見齒錄安
西將軍桓溫鎮江陵表言之曰臣聞崇德賞功為政之所先興滅繼絕
百王之所務故德參時雍則奕世承祀功烈一代則永錫祚絍案故撫
軍王濬歷職内外任兼文武料敵制勝明勇獨斷義存社稷之利不顧

專輒之罪荷戈長驚席卷萬里簪號之吳面縛象魏今皇澤被於九州
玄風洽於區外襄陽之封廢而莫續因寵之號隊去於近嗣遐邇酸懷臣
竊悼之濬今有二孫年出六十室如懸磬餉口江濱四節蒸嘗菜羹不
給背漢高定業求樂毅之嗣壯祖旌賢建葛亮之胤夫效忠異代立功
異國尚通天下之善使不泯棄況濬建元勲於當年著嘉慶於身後靈
基託根於南垂皇祚中興於江左舊物克彰神器重耀豈不由伊人之
功力也哉誠宜加恩少垂矜憫追錄舊勳纂錫茅土則聖朝之恩宣暢
於上忠臣之志不墜于地矣卒不見省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父臺太山太守彬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
少便弓馬好遊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強力兼人晚乃敦悅經史尤明
易經隨師受業還家教授恒数百人初爲郡門下掾轉主簿刺史王沉
集諸叅佐盛論距吳之策以問九郡吏彬與譙郡主簿張惲俱陳吳有
可乘之勢沉善其對又使彬難言吳未可伐者而辭理皆屈還迁功曹
舉孝廉州辟主簿累遷別駕彬忠肅公亮盡規匡救不顯諫以自彰又

奉使詣相府計事于時僚佐皆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
薦爲掾屬帝以問其叅軍孔穎穎忌其能良久不答陳騤在坐斂板而
稱曰彬之爲人勝騤甚遠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固辟
彬爲鎧曹屬帝問曰卿何以致辟對曰脩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迹言滿
天下無口過行蒲天下無怨惡帝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他日謂孔穎曰
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奚初鄧艾之誅也文帝以艾久在隴右素得
士心一旦夷滅恐邊情搔動使彬密察之彬還白帝曰鄧艾忌克詭狹
矜能貞才順從者謂為見事直言者謂之觸迂雖長史司馬叅佐牙門
荅對失指輒見罵辱處身無禮大失人心又好施行事役數勞衆力隴
右其患苦之喜聞其禍不肯為用今諸軍已至足以鎮壓外內願無以
為慮俄除尚書水部郎泰始初賜爵閼內侯出補鄼令彬道德齊禮暮
月化成遷弋陽太守明設禁防百姓安之以母喪去官益州東接吳寇
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曰
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

者難改遂用彬尋又詔彬監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上征吳之策甚合帝意後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為衆軍前驅每設疑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擒獲自巴陵沔口以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懼倒戈肉袒彬知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于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吳平詔曰廣武將軍唐彬受任方隅東禦吳寇南昭蠻越撫寧疆場有綏御之績又每慨然志在立功頃者征討扶疾奉命首啓戎行獻俘授馘勳效顯著其以彬為右將軍都督巴東諸軍事徵拜翊軍校尉改封上庸縣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朝有疑議每參預焉北虜侵掠北平以彬為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彬既至鎮訓卒利兵廣農重稼穡威曜武宣喻國命示以恩信於是鮮卑一部大莫廆擿何等並遣侍子入貢兼脩學校誨無倦仁惠廣被遂開拓舊境都地千里復秦長城塞自溫城洎于碣石縣亘山谷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候相望由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警自漢魏征鎮莫之比焉鮮卑諸種畏懼遂

殺大莫廆彬欲討之恐列上俟報虜必逃散乃發幽冀軍牛叅軍許祗密奏之詔遣御史檻車徵彬付廷尉以事直見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為立碑作頌彬初受學於東海閻德明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為之立碑元康初拜使持節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敷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姜羲時梁子遠等並志節清妙履行高絜踐境望風虛心饑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於邑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彬畧而待之元康四年卒官時年六十謚曰襄賜絹二百匹錢二十萬長子嗣官至廣陵太守少子歧征虜司馬

史臣曰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氛奄有水鄉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受律遄征渾旣獻捷橫江濬亦尅清建鄴于時討吳之役將帥雖多定吳之功此焉為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稟廟堂下憑將士豈非懋勳不德善始善終者歟此而不存彼焉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競構南箕成茲貝錦遂乃喧譟震疑亂繆倫

既為戒於功臣亦致譏於清論豈不惜哉王濟遂驕父之褊心乖爭子之明義雋材雖多亦奚以為也唐彬畏避文爭厲疾遲留退讓之風賢於渾濬遠矣傳云不拘行檢安得長者之行哉

賛曰二王惄戎淮海攸同渾旣害善濬亦矜功武子豪桀夙參朝列逞慾牛心糾情馬埒儒宗知退避名全節

列傳第十二

晉書四十二

列傳第十三

晉書四十三

御撰

山濤

子簡
簡子遐

王戎

從弟衍
郭晉

衍弟澄

樂廣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父曜宛句今濤早孤居貧少有器量介然不羣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為竹林之交著志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功曹上計掾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閒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曰呂望欲仕邪命司隸牽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主祖從事中郎久之拜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嘗賜景帝眷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并贈蕤杖一枚晚與尚書和逍交又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遷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

作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並在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封新沓子轉相國左長史典統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帝以齊王攸繼景帝後素文重攸嘗問裴秀曰大將軍開建末遂吾但承奉後事耳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為不可又以問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濤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護送陳留王詣鄴秦始初加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出為冀州刺史加寧遠將軍冀州俗薄無相推戴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頭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轉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入為侍中遷尚書以母老辭職詔曰君雖乃心在於色養然職有上下旦夕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濤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除議郎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褥礼秩崇重時莫為比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

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曰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職是也方今風俗陵遲人心進動宜崇明好惡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尚居諒闇情在難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濤為吏部尚書濤辭以喪病章表懇切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前後選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陳情章表數十上久不攝職為左丞白哀所奏帝曰濤以病自聞但不聽之耳使濤坐執銓衡則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問濤不自安表謝曰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以一老臣為加曲私臣亦何心屢塵日月乞如所表以章典刑帝再手詔曰白哀奏君甚妄所以不即推直不喜凶赫耳君之明度豈當介意邪便當攝職令斷章表也濤志必欲退因發從弟婦喪輒還外舍詔曰山僕射近日暫出遂以微苦未還豈吾側席之意其遣丞掾奉詔喻夏若躰力故未平康者便以輿車輿還寺舍濤辭不獲已乃起視事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頭奏隨帝意所

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卒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諧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單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啟事濤中立於朝晚值丘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悟而不能改後以年衰疾篤上疏告退曰臣年垂八十救命旦夕若有蒙末之益豈遺力於聖時迫以老耄不復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從而靜之百姓自正但當崇風尚教以敦之耳陛下亦復何事臣耳目聾瞞不能自勵君臣父子其間無文是以直陳愚情乞聽所請乃免冠徒跣上還印綬詔曰天下事廣加吳土初平凡百草創當共盡意化之君不深識往心而以小疾求退豈所望於君邪朕猶側席未得垂拱君亦何得高尚其事乎當秉至公勿復為虛飾之煩濤苦表請退詔又不許尚書令衛瓘奏濤以微苦又不視職手詔頻煩猶未順旨叅議以為無專節之尚違在公之義若實沉篤亦不宜居位可免濤官中詔瓘曰濤以德素為朝之望而當深退讓至于懇切故比有詔欲父奪其志以匡輔不逮主

者既不思明詔旨而反深加詆案虧崇賢之風以重吾不德何以示遠
近邪濤不得已又起視事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
故濤以老疾固辭半詔曰君以道德為世模表況自先帝識君遠意吾
將倚君以穆風俗何乃欲舍遠朝政獨高其志邪吾之至懷故不足以
喻乎何來言至懇切也且當以時自力深副至望君不降志朕不安席
濤又上表固讓不許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宗海內大安州郡悉
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常講武于宣武場濤時有疾詔
乘步輦從因輿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
時咸以濤不率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
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發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
如濤言焉後拜司徒濤復固讓詔曰君年耆德茂朝之碩老是以授君
台輔之位而遠崇克讓至于反覆良用於邑君當終始朝政翼輔朕躬
濤又表曰臣事天朝三十餘年卒無豪釐以崇大化陛下私臣無已猥
三司臣聞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廟門之咎願陛下

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詔曰君翼贊朝政保乂皇家匡佐之勲朕所倚
賴司徒之職寶掌邦教故角敬授以荅羣望豈宜冲讓以首揖損邪已
勑斷章表使者乃臥加草綏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汚官府乎與疾歸家
以太康四年薨時年七十九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五十
万布百匹以供喪事策贈司徒密印紫綏侍中貂蟬新沓伯蚕印青朱
綏祭以大牢謚曰康將葬賜錢四十万布百匹左長史范晷等上言濤
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為之立室初濤布衣家省謂妻韓氏曰忍
飢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見積忿約雖
爵同千乘而无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為南寧貪濁
而貽遺公卿以求虛名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
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
印封如初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
酒濤極本量而止有五子該淳允謨簡

該字伯倫嗣父爵仕至并州刺史太子左率贈長水校尉該子諱子產

祖翊軍校尉次子世回吏部郎散騎常侍淳子玄不仕允字叔真奉車都尉並少尪病形甚短小而聰敏過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辭以問於允允自以尪陋不肯行濤以為勝已乃表曰臣二子尪病宜絕人事不敢受詔謨字季長明惠有才智官至司空掾

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爲家公所知後与譙國嵇紇沛郡劉謨弘農楊淮齊名初爲太子舍人累遷太子庶子黃門郎出爲青州刺史徵拜侍中頃之轉尚書歷鎮軍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不行復拜尚書光熙初轉吏部尚書永嘉初出爲雍州刺史鎮西將軍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簡欲令朝臣各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上疏曰臣以爲自古興替實在官人苟得其才則無物不理晝言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盛元愷登庸周室之隆濟濟多士秦漢已來風雅漸喪至於後漢安君臨朝尊官大位出於阿保斯亂之始也是以郭泰許劭之倫明清議於草野陳蕃李固之徒守忠節於朝廷然後君臣名節古今遺典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訖

於建安之末三十年中方姓流散死亡略盡斯乱之極也世祖武皇帝應天順人受禪于魏泰始之初躬親方機佐命之臣咸皆率職時黃門侍郎王恂便純始於太極東堂聽政評畧書奏事多諭刑獄不論選萃臣以爲不先所難而辨其所易陛下初臨方國人思盡誠每於聽政之日命公卿大臣先議選萃各言所見後進雋才鄉邑尤異才堪任用者皆以名奏主者隨缺先叙是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義也朝廷從之永嘉三年出爲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荆豪族有雀園池簡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茗芋无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卒鞭尚葛彊何如并州兒彊家在并州簡愛將也尋加督寧益軍事時劉聰入寇京師危逼簡遣督護王方率師赴難次于涅陽爲宛城賊王如所破遂嬰城自守及洛陽陷沒簡又爲賊嚴嶷所逼乃遷于夏口招納流亡江漢歸附時華軾以江州作難咸

勸簡討之簡曰與彥夏舊友爲之惆悵簡豈利人之機以爲功伐乎其
篤厚如此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汚漢謫會之日察佐或勸奏之簡曰
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臣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
愧焉年六十卒追贈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子遐

遐字彥林爲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豪族多挾藏戶口以爲私
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巨萬餘縣人虞喜以藏戶當棄市遐欲繩
喜諸豪強莫不切齒於遐言於執事以善有高節不宜屈辱又以遐輒
造縣舍遂陷其罪遐與會稽內史何充牋乞留百日窮窮逋逃而就
罪无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後爲東陽太守爲政嚴猛康帝詔
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入重豈郡多罪人將捶楚所求莫能自固邪遐
願之自若郡境肅然卒於官

史臣曰若夫居官以勑其務將以啓天下之方事親以終其身將以勸
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與於此者哉自東京喪亂吏曹壘滅
西園有三公之錢捕陶有一州之任負號方駕寺署斯滿時移三代世

歷九王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餘風稍殄理或可言委以銓綜則羣
情自抑通乎魚水則專用生疑將矯前失歸諸後正惠絕臣名恩馳天
口世稱山公故事者豈斯之謂歟若盧子家之前代何足算也

王戎字濬沖琅邪臨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父渾涼州刺史貞陵亭侯
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目不瞬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如巖下
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塲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
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
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
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素與渾為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藉二
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渾
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贈數
百万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爲人短小任率不脩威儀善發談端賞賚
要會朝賢嘗上已禊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
漢裴徽論前言往行叅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爲

識鑒者所賞如此戎嘗與阮籍飲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无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荅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為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鍾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為知言龍襲父爵辟相國掾歷吏部黃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荊州刺史坐遣吏脩園宅應免官詔以贍論遷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受詔伐吳戎遣參軍羅尚劉喬領前鋒進攻武昌吳將楊雍孫述江夏太守劉朗吉率衆詣戎降戎督大軍臨江吳牙門將孟泰以斬春邾二縣降吳平進爵安豐縣侯增邑六千戶賜絳六千戶戎渡江綏慰新附宣揚威惠吳光祿勳石偉方直不容皓朝稱疾歸家戎嘉其清節表薦之詔拜偉為議郎以二千石祿終其身荊土悅服徵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笥巾細布五十端為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為行豈懷私苟得

正當不欲為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為清慎者所鄙由是損名戎在職雖無殊能而庶績脩理後遷光祿勳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礼制飲酒食肉或觀弈棋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顏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冲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占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楊駿執政拜太子太傅駿誅之後東安公繇專斷刑賞威振外內戎誠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之繇不從果得罪轉中書令加光祿大夫給恩信五十人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戎始為甲子制凡選率皆先治百姓然後授用司隸傳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居職未朞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无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以敦風俗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尋轉司徒以王政將圯苟

媚取容屬愍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裴頠戎之婿也顧誅戎坐免官齊王冏起義孫秀錄戎於城內趙王倫子欲取戎爲軍司博士王繇曰濬沖謗許多端安肯爲少年用乃止惠帝反宮以戎爲尚書令既而河間王顥遣使就說成都王顥將誅齊王冏檄書至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子幽逼孤糾合義兵埽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聽讒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其善爲我籌之戎曰公自舉義衆匡定大業開闢已來未始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貳志今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弟不失故爵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冏謀臣葛旛怒曰漢魏以來王公就弟寧有得保妻子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戎僞藥發墮廁得不及禍戎以晉室方亂莫遽伯玉之爲人與時舒卷無嘯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戶調門選而已尋拜司徒雖位揔鼎司而委事僚賓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太官道路相遇輒避之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寶聚錢不知紀極

每自執牙籌晝夜筭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万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接鋒刃談笑自若未嘗有懼容時召親賓歡娛永日永興二年薨于鄉縣時年七十二謚曰元戎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顧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纓緥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為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爲後車客曰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爲時之所羈絀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初孫秀爲琅邪郡吏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子方有美名少而大肥戎

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有庶子興戎所不齒以從弟陽平太守愔子爲嗣

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揔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乂爲平北將軍常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四時在京師造僕射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辯祜名德貴重而衍幼年无屈下之色衆咸異之楊駿欲以女妻焉駿恥之遂陽狂自免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泰始八年詔率奇才可以安邊者衍初好論從橫之術故尚書盧欽率為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論世事唯雅詠玄虛而已嘗因宴集為族人所怒率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為親識之所借貸因以捨之數年之間家資罄尽出就洛城西田園而居焉後為太子舍人遷尚書郎出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為中庶子黃門侍郎魏正始

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无為本无也者開物成務无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賢者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為用无爵而貴矣衍甚重之唯裴徽以為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兒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裴聲名藉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每挾玉柄麈尾与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選率登朝皆以為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衍妻郭氏賈后之親籍中宮之勢剛復貪戾聚斂无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為之小損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卒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後歷北軍中候中領軍

尚書令女為愍懷太子妃太子為賈后所誣衍懼禍自表離婚賈后既廢有司奏衍曰衍與司徒梁王彤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形等伏讀辭旨罪愆備位大臣應以義責也太子被誣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即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志在苟免无忠謇之操宜加顯責以厲臣節可禁錮終身從之衍素輕趙王倫之爲人及倫篡位衍陽狂斫婢以自免及倫誅拜河南尹轉尚書又爲中書令時齊王冏有匡復之功而專權自恣公卿皆爲之拜衍獨長揖焉以病去官成都王穎以衍爲中軍師累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尚書令司空司徒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爲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識者鄙之及石勒王弥寇京師以衍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距之衍使前將軍曹武左衛將軍王景等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遷太尉尚書令如故封武陵侯辭封不受時洛陽危

逼多欲遷都以避其難而衍獨賣車牛以安衆心越之討苟晞也衍以太尉爲太傅軍司及越薨衆共推衍爲元帥衍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无官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爲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其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長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為我盡力又何足責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墻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時年五十六衍雋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嘗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嚴清峙壁立千仞其爲人所尚如此子玄字眉子少慕簡曠亦有俊才與衛玠齊名苟藩用爲陳留太守屯尉氏玄素名家有豪氣荒斂之時人情

不附將赴祖逖爲盜所害焉

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行妻郭性貧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爲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踰牕而走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庾嵩皆爲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峯太雋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少歷顯位累迁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譖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私姦勸穎殺玖穎乃誅之士庶莫不稱善及穎敗東海王越請爲司空長史以迎大駕勳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職時王敦謝鯤庾散阬脩皆爲衍所親善号爲四友而亦與澄狎又有光逸胡母輔之等亦豫焉酣讌縱誕窮歡極娛惠帝末衍白越以澄爲荊州刺史持節都督領南蠻校尉敦爲青州衍因問以方略敦曰當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出等略

無方一坐嗟服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覈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无人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答澄旣至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以在懷擢順陽人郭舒於寒粹之中以爲別駕委以州府時京師危逼澄率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會王如夜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爲如黨叢疑所獲疑僞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陽拔未答云昨日破城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澄聞襄陽陷以爲信然散衆而還既而恥之託糧運不贍委罪長史蔣俊而斬之竟不能進巴蜀流人散在荆湘者与土人忿爭遂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僞許之旣而襲之於龍洲以其妻子為賞沈八千餘人於江中於是益梁流人四五万家一時俱反推杜弢爲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王機于巴陵澄亦无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投壺博戲數千局俱起殺富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舒南平太守應詹驟諫不納於是上下離心內外怨叛澄望實雖損猶

傲然自得後出軍擊杜弢次子作塘山簡參軍王沖叛于豫州自稱荊州刺史澄懼使杜蕤守江陵澄遷于孱陵尋奔自中郭舒諫曰使君臨棄澄不能從初澄命武陵諸郡同討杜弢天門太守扈瓌次子益陽武陵內史武察爲其郡吏所害瓌以孤軍引還澄怒以杜曾代瓌吏袁遂瓌故吏也託爲瓌報仇遂舉兵遂曾自稱平晉將軍澄使司馬母丘邈計之爲遂所敗會元帝徵澄爲軍諮祭酒於是赴召時王敦爲江州鎮豫章澄過詣敦澄夙有盛名出於敦右士庶莫不傾慕之兼勇力絕人素爲敦所憚所憚澄猶以舊意侮敦數益忿怒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爲衛澄手恒捉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王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弢通信澄曰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于絕帶乃登于梁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焉敦令力士路戎掩殺之時年四十四載尸還其家劉琨聞澄之死歎曰澄自取之及敦平澄故吏佐著作郎桓稚上表理澄

請加贈謚詔復澄大官謚曰憲長子詹早卒次子徽右軍司馬

郭舒字稚行幼請其母從師歲餘便歸粗識大義鄉人少府范晷宗人武陵太守郭景咸稱舒當爲後來之秀終成國器始爲領軍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尉世多義之刺史夏侯玄辟爲西曹轉主簿含事舒自繫理含事得釋刺史宗岱命爲治中喪母去職劉弘牧荊州引爲治中弘卒舒率將士推弘子璠爲主計逆賊郭勸滅之保全一州王澄聞其名引爲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衆務在意舒常切諫之及天下大亂又勸澄脩德養威保完州境澄以爲亂自京都起非復一州所能匡禦雖不能從然重其忠亮荆土人士宗庶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棒廬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搘其鼻灸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厥遂得免澄之奔敗也以舒領南郡澄又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爲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奔亡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采稆湖澤以自給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饑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舒少

與杜曾厚曾嘗召之不往曾銜之至是澄又轉舒爲順陽太守曾密遣
兵襲舒遁逃得免王敦召爲參軍轉從事中郎襄陽都督周訪卒敦遣
舒監襄陽軍廿卓至乃還朝廷徵舒爲右丞敦留不遣敦謀爲逆舒諫
不從使守武昌荊州別駕宗澹忌舒才能數譖之於王廙廙疑舒與甘
卓同密以白敦敦不受高官督護繆坦常請武昌城西地爲營太守樂
凱言於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
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是我地邪凱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一
言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捐鼻炎眉頭舊疢復發邪舒曰古之狂也直
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事無枉
縱公爲勝堯舜邪乃逆折舒使不得言何與古人相遠敦曰卿欲何言
舒曰繆坦可謂小人疑惑視聽奪人私地以強陵弱晏子稱君曰其可
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衆咸壯之敦重
舒公亮給賜轉豐數詣其家表爲梁州刺史病卒

樂廣字彥輔南陽淯陽人也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時年

八歲玄常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爲名士
鄉家雖貧司令專學必能興鄉門戶也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寒素
爲業人無知者性冲約有遠識寡嗜慾與物無競尤善談論每以約言
析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嘗引廣與談自夕申旦雅相
欽挹歎曰我不如也王戎爲荊州刺史聞廣爲夏侯玄所賞乃舉為
秀才楷又薦廣於賈充遂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尚書令衛瓘朝之者
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
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
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口之
煩其爲識者所歎美如此出補元城令遷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累
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
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
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嘗有親客文闈不復來
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蠅意甚惡之既飲而

疾子時河閒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疴頓愈衛玠抱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真是想邪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成疾廣聞故命駕爲剖析之玠病即愈廣歎曰此賢曾中當必無膏肓之疾廣所在爲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愛爲人所思凡所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怒然後善惡自彰矣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爲稱首焉少與弘農楊淮相善淮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淮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然髦亦清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爲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爲得之矣是時王澄胡母輔之等皆亦任放爲達或至裸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其居才愛物動有理中皆此類也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己中立

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先是河南官舍多妖怪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牆有孔使人掘牆得狸而殺之其怪亦絕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衆官不勝憤歎皆冒禁拜辭司隸校尉滿奮勒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即使解遣衆人代廣若懼孫琰說賈謐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今若數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謐然其言廣故得不坐遷吏部尚書左僕射後東安王繇當爲僕射轉廣爲右僕射領吏部代王戎爲尚書令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成都王穎廣之壻也及與長沙王乂構難而廣旣處朝望羣小讒謗之乂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荅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乂猶以爲疑廣竟以憂卒荀藩聞廣之不免也爲之流涕三子凱肇謨凱字弘緒大司馬齊王掾參驃騎軍事肇字弘茂太傅東海王掾洛陽陷兄弟相攜南渡江謨字弘範征虜將軍吳郡內史

史官曰漢相清靜見機於曠務周史清虛不嫌其戶祿豈合揆之任有

異於常班者歟。濬沖善發談端，夷甫仰教方外，登槐庭之顯列，顧漆園而高視。彼既憑虛朝章，已亂戎則取容於此旁委貨財，衍則自保其身寧論宗稷及三方構亂。六戎藉手，犬羊之侶鋒鏑如雲，夷甫區區焉依彼兇渠以求容，貲穢牆之隙猶有礼也。平子肆情傲物，對境難堪，終失厥生。自貽伊敗，且夫衣服裘容，珪璋範德，聲移營羽，彩照山華，布武有章，立言成訓。澄之箕踞不已，其矣若乃解袒，枝裸形拘，鵠以此為達謂之高致輕薄，是效風流詎々道睽，將聖事乖躋，指操情獨往，自夭其生者焉。昔晏嬰與莊公之尸樂，令解惑懷之客，豈間伯夷之風與悞夫能立志者也。

贊曰：晉家求士，乃構仙臺，陵雲切漢，山叟知材。濬沖居鼎，談優務劣，夷甫兩顧，退求三穴。神亂當年，忠乖曩列。平子陵侮多於用拙，樂令披雲

高天澄澈

列傳第十三

晉書四十三

列傳第十四

晉書四十四

御撰

鄭袤子默默子琰

李胤

盧欽

子淳弟謐

弟珽珽子志

華表

子廙弟嶠

石鑒

溫羨



鄭袤字林叔滎陽開封人也高祖衆漢大司農父泰揚州刺史有高名
袤少孤早有識鑒荀攸見之曰鄭公業不亡矣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
華歆為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泰善撫養袤如己子年十七乃遷
鄉里性清正時濟陰魏諷為相國掾名重當世袤同郡任覽與結交袤
以諷姦雄終必為禍勸覽遠之及諷敗論者稱焉魏武帝初封諸子為
侯精選賓友袤與徐幹俱為臨淄侯文學轉司隸功曹從事司空王朗
辟為掾袤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萊王基朗皆命之後咸至大位有
重名袤遷尚書郎出為黎陽令吏民悅服太守班下屬城特見甄異為
諸縣之最遷尚書右丞轉濟陰太守車旌表孝悌敬禮賢能與立庠
序開誘後進調補大將軍從事中郎拜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
謂袤曰賢叔大匠垂稱於陽平魏郡百姓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
踵此郡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袤在廣平以德化為先善作條教郡
中愛之徵拜侍中百姓戀慕涕泣路隅遷少府高貴鄉公即位袤與河
南尹王肅備法駕奉迎於元城封廣昌亭侯從光祿勳領宗正母丘儉
作亂景帝自出征之百官祖送於城東袤疾病不任會帝謂中領軍王
肅曰唯不見鄭光祿為恨肅以語袤袤自輿追帝及於近道帝笑曰故
知侯生必來也遂與袤共載曰計將何先袤曰昔與儉俱為臺郎特所
知悉其人好謀而不達事情自昔建勳幽州志望無限文欽勇而無筭
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
之長也帝稱善轉太常高貴鄉公議立明堂辟雍精選博士袤舉劉毅
劉寔程咸庾峻後並至公輔大位及常道鄉公立與議定策進封安成
鄉侯邑千戶景元初疾病失明屢乞骸骨不許拜光祿大夫五等初建
封密陵伯武帝踐阼進爵為侯雖寢疾十餘年而時賢並相推薦泰始
中詔曰光祿大夫密陵侯袤履行純正守道冲粹退有清和之風進有
素絲之節宜登三階之曜補袤職之闕今以袤為司空天子臨軒遣五

官中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表前後辭讓遺息稱上送印綬至于十數謂
坦曰魏以徐景山爲司空吾時爲侍中受詔譬首徐公語吾曰三公當
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
就導大雅君子之跡可不務乎固辭父之見許以俟就第拜儀同三司
置舍人官騎賜牀帳簟褥錢五十萬九薨時年八十五帝於東堂發
哀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絹布各百匹以供喪事謚曰元

有子六人長子默嗣次質舒詡稱子位並列卿

默字思元起家祕書郎考敷舊文刪省浮穢中書令虞松謂曰而今而
後朱紫別矣轉尚書考功郎專典伐蜀事封閨內侯遷司徒左長史武
帝受禪與太原郭弁俱為中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上言
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官臣皆受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國事
遂施行出為東郡太守值歲荒入饑默輒開倉振給勞舍都耳自表待
罪朝廷嘉默夏國詔書褒歎比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
聽出給入爲散騎常侍初帝以貴公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爲輩求之州

內於是十二郡中正僉共舉默文帝與袁書曰兒得廁賢子之流愧
有竊賢之累又武帝出祠南郊詔使默驂乘因謂默曰卿知何以得驂
乘乎昔州里舉卿相輩常愧有累清談遂問政事對曰勸稽務農爲國
之基選人得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戒之由崇
尚儒素化導之本如此而已矣帝善之後以父喪去官尋起為廷尉是
時萬金表毅坐交通貨賂大興刑獄在朝多見引逮唯默兄弟以絜慎
不染其流迁太常時僕射山濤欲卒一親親為博士謂默曰卿似尹翁
歸令吾不敢復言默爲人敦重柔而能整皆此類也及齊王攸當之國
下禮官議崇錫典制博士蔡酒曹志等並立異議默容過其事坐免尋
拜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既葬還職默自陳貌至文而見許遂改法定令
聽大臣終喪自默始也服闋爲大司農轉光祿勳太康元年卒時年六
十八謚曰成尚書今衛瓘奏默才行名望宜居論道五升九卿位未
稱德宜贈三司而后父楊駿先欲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讀雋不疑傳
常想其人畏遠權貴弁其所守遂辭之駿深為恨至此駿議不同遂不

施行默寬冲博愛謙虛溫謹不以爭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僮
豎廝養不加声色而猶有嫌怨故士君子以爲居世之難子球

球字子瑜少辟宰府七侍二宮成都王爲大將軍起義討趙王倫球自
頓丘太守為右長史以功封平壽公累迁侍中尚書散騎常侍中護軍
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永嘉二年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元球弟豫

永嘉末爲尚書

李胤字宣伯遼東襄平人也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還鄉里遼東太守
公孫度欲彊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莫知所終胤父信追求積年浮海
出塞无所見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婢娶後有鄰居
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制服燕國徐邈與之州里以不孝莫大
於无後勸使娶妻既生胤遂絕房室恒如居喪礼不堪其憂數年而卒
胤旣幼孤母又改行有識之後降食哀戚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
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孝聞容貌質素類然若不足者而知度沉
邃言必有則初仕郡上計豫州辟部從事治中奉孝廉參鎮北軍事

列十四

樂平侯相政尚清簡入爲尚書郎遷中護軍司馬吏部郎銓綜廉平賜
爵閔中侯出補安豐太守文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御史中丞恭
恪直繩百官憚之伐蜀之後爲西中郎將督閔中諸軍事後爲河南尹
封廣陸伯泰始初拜尚書進爵爲侯胤奏以爲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內
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或處三槐兼聽獄訟稽疑之典謀及卿士
陛下聖德欽明垂心方機猥發明詔儀刑古式雖唐虞疇諮周文翼翼
無以加也自今以往国有大政可親延羣公諮詢納謹言其軍國所疑延
詣省中使侍中尚書諮詢所宜若有疾疚不任覲會臨時遣侍郎訊訪
詔從之遷吏部尚書僕射尋轉太子少傅詔以胤忠允高亮有匪躬之
節使領司隸校尉胤屢表讓恭傳儲宮不宜兼監司之官武帝以二
職並湏忠賢故每不許咸寧初皇太子出居東宮帝以司隸事任峻重
而少傅有旦夕輔導之務胤素羸不宜久勞之轉拜侍中加特進俄遷
尚書令侍中特進如故胤雖歷職內外而家至貧儉兒病无以市藥帝
聞之賜錢十万其後帝以司徒舊丞相之職詔以胤爲司徒在位五年

簡亮持重稱爲任職以吳會初平大臣多有勳勞宜有登進乃上疏
位帝不聽遣侍中宣旨優詔敦諭絕其章表胤不得已起視事太康三年
薨詔遣御史持節監喪致祠謚曰成皇太子命舍人王贊誄之文義
甚美帝後思胤清節詔曰故司徒李胤太常彭瑾並復忠清儉身沒家
無餘積賜胤家錢二百萬穀千斛瑾家半之三子固眞長脩固字方基
散騎郎先胤卒固子志嗣爵志字彥道歷位散騎侍郎建威將軍陽平
太守眞長位至太僕卿脩黃門侍郎太弟中庶子

盧欽字子若范陽涿人也祖植漢侍中父毓魏司空世以儒業顯欽清
澹有遠識篤志經史奉孝廉不行魏大將軍曹爽辟爲掾爽弟嘗有所
屬請欽白爽子弟不宜干犯法度爽深納之而罰其弟除尚書郎爽誅
免官後爲侍御史襲父爵大利亭侯累迁琅邪太守宣帝爲太傅辟從
事中郎出爲陽平太守遷淮北都督伏波將軍甚有稱績徵拜散騎常
侍大司農遷吏部尚書進封大梁侯武帝受禪以爲都督沔北諸軍事
平南將軍假節給追鋒輶臥車各一乘第二駙馬二乘騎具刀器御府

列十四

人馬鎧等及錢三十萬欽在鎮覩猛得中疆場无虞入爲尚書僕射加
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以清貧特賜絹百匹欽率必以朴稱爲策平咸
寧四年卒詔曰欽履道清正執德貞素文武之稱著於方夏入躋機衡
惟允庶事肆勤內外有匪躬之節不幸薨沒朕甚悼心其贈衛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賜祫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布五十五錢三十萬謚曰元又
以欽忠清高絜不營產業自沒之後家無所庇特賜錢五十萬爲立第
舍復下詔曰故司空王基衛將軍盧欽領典軍將軍楊顥並素清貧身
沒之後居无私積頃者饑饉聞其家大匱其客賜穀三百斛欽歷宰州
郡不尚功名唯以平理爲務祿俸散之親故不營貲產動循礼典妻亡
制廬杖終喪居外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名曰小道子浮嗣
浮字子雲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然朝廷器重之以爲国子博士
祭酒祕書監皆不就欽弟珽字子笏衛尉卿珽子志

志字子道初辟公府掾尚書郎出爲鄴令成都王穎之鎮鄴也愛其才
量委以心膂遂爲謀主齊王冏起義遣使告穎穎召志計事志曰趙王

無道肆行篡逆四海人神莫不憤怒今殿下揔率三軍應期電發子來之衆不召自至埽夷凶逆必有征無戰然兵事至重聖人所慎宜旌賢任才以收時望穎深然之改選上佐高辟掾屬以悉爲諮議叅軍仍補左長史專掌文翰穎前鋒都督趙驥爲倫所敗士衆震駭議者多欲還保朝歌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勝必有輕易凌轢之情若頓兵不進三軍畏衄懼不可用且戰何能無勝負宜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及倫敗志勸穎曰齊王衆号百万与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速得濟河此之大勳莫之與比而齊王今當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处功名不並立今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王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納之遂以母疾還藩委重於冏由是穎獲四海之譽天下歸心朝廷封志爲武強侯加散騎常侍及河間王顯納李含之說欲內除二王樹穎儲副遣報穎穎將應之志正諫不從及冏滅穎遙執朝權遂懷觖望之心以長沙王乂在內不得恣其所欲密欲去乂時荊州有張昌之亂穎表求親征朝廷許之會昌等

列十四

五

平乃廻兵以討乂志諫曰公前有復皇祚之大勳及事平歸功於齊辭九錫之賞不當朝政之權振陽翟饑人葬黃橋白骨皆盛德之事四海之人莫不荷賴矣逆寇縱肆猾擾荆楚今公埽清羣難南土以寧振旅而旋頓軍閑外衣服入朝此霸王之事也穎不納及乂死穎表志爲中書監留叡參署相府事乘輿敗於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衆皆成列而程太妃戀鄴不欲去穎未能決俄而衆潰唯志與子謐兄子紂殿中武賁千人而已志復勸穎早發時有道士姓黃號曰聖人太妃信之及使呼入道士求兩杯酒飲訖拋杯而去於是志計始決而人馬復散志於營陣間尋索得數乘鹿車司馬督韓玄收集黃門得百餘人志入帝問志曰何故散敗至此志曰賊去鄴尚八十里而人士一朝駭散太弟今欲奉陛下還洛陽帝曰甚佳於是御贊車便發屯騎校尉郝昌先領兵八千守洛陽帝召之至汲郡而昌至兵仗甚盛志喜於復振啓天子宜下赦書與百姓同其休慶既達洛陽志啓以滿奮爲司隸校尉奔散者多還百官粗備帝悅賜志絹二百匹縣百斤衣一襲鶴綾袍一領初

河間王顥聞王浚起兵遣右將軍張方救鄼方聞成都軍敗頓兵洛陽
不敢進縱兵虜掠密欲遷都長安將焚宗廟宮室以絕人心志說方曰
昔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爲襲之乃止方遂逼天
子幸其壘帝垂泣就輿唯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臣
驚怯無所云補唯知盡微誠不離左右而已停方壘三日便西志復從
至長安顥被黜志亦免官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顥啓帝復顥還鄼以
志爲魏郡太守加左將軍隨顥北鎮行達洛陽而平昌公模遣前鋒督
護馮嵩距顥顥還長安未至而聞顥斬張方求和於越顥住華陰志進
長安詣闕陳謝即還就顥於武關奔南陽復爲劉陶所驅迴詣河北及
顥薨官屬奔散唯志親自殯送時人嘉之越命志爲軍諮祭酒遷衛尉
永嘉末轉尚書洛陽沒志將妻子北投并州刺史劉琨至陽邑爲劉粲
所虜與次子諡詵等俱遇害於平陽長子諶

諶字子諒清敏有理思好老莊善屬文選尚武帝女滎陽公主拜駙馬
都尉未成禮而公主卒後州率秀才辟太尉掾洛陽沒隨志北依劉琨

列十四

六

與志俱爲劉粲所虜粲據晉陽留諶爲叅軍琨收散卒引猗盧騎還攻
粲粲敗走諶得赴琨先父母兄弟在平陽者悉爲劉聰所害琨爲司空
以諶爲主簿轉從事中郎琨妻即諶之從母既加親愛又重其才地建

興末隨琨投段匹磾匹磾自領幽州取諶爲別駕匹磾既害琨尋亦敗

遼西段末波
通使於晉

段末波通使於江左諶因其使抗表理琨文旨甚切於是

即加平祭累徵諶爲散騎中書侍郎而爲末波所留遂不得南渡末波
死弟遼代立諶流離世故且二十載石季龍破遼西復爲季龍所得以
爲中書侍郎國子祭酒侍中中書監屬并閔誅石氏諶隨閔軍於襄國
遇害時年六十七是歲永和六年也諶名家子早有聲譽才高行絜為
一時所推值中原喪亂與清河崔悅穎川荀綽河東裴憲北地傅暢並
淪陷非所雖俱顯於石氏恒以爲辱諶每謂諸子曰吾身沒之後但稱
晉司空從事中郎爾撰祭法注莊子及文集皆行於世悅字道儒魏司
空林曾孫劉琨妻之姪也與諶俱爲琨司空從事中郎後爲末波佐史

沒石氏亦居大官其綽憲暢並別有傳

華表字偉容平原高唐人也父歆清德高行爲魏太尉表年二十拜散騎黃門郎累遷侍中正元初石苞來朝盛稱高貴鄉公以爲魏武更生時聞者流汗沾背表懼禍作頻稱疾歸下舍故免於大難後遷尚書五等建封觀陽伯坐供給喪事不整免泰始中拜太子少傅轉光祿勳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曰表清貞履素有孝成之美父幹王事靜恭匪懈而以疾固辭章表懇至今聽如所上以爲太中大夫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祿賜與卿同門施行馬表以苦節垂名司徒李胤司隸王宏等並歎美表清淡退靜以爲不可得貴賤而親疏也咸寧元年八月卒時年七十二謚曰康詔賜朝服有六子廙岑嶠鑒澹簡

廙字長駿弘敏有才義妻父盧毓典選難舉姻親故廙年三十五不得調晚爲中書通事郎泰始初迁穴從僕射少爲武帝所禮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前軍將軍侍中南中郎將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疾篤輒還之遭喪舊例葬訖復任廙固辭忤旨初表有賜客在嵩使廙因縣令袁毅

錄名三客各代以奴及毅以貨財致罪獄辟迷謬不復顯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與廙而毅亦盧氏壻也又中書監荀勗先爲中子求廙女廙不許爲恨因密啓帝以袁毅貨財者多不可尽罪宜責最所親者一人因指廙當之又緣廙有違忤之咎遂於喪服中免廙官爵土大鴻臚何遵奏廙免爲庶人不應襲封請以表出孫混嗣表有司奏曰廙所坐除名削爵一時之制廙爲世子著在名簿不聽襲嗣此爲刑罰再加諸侯犯法入議平處者襄功重爵世嫡統非犯終身棄罪廢之爲重依律應聽襲封詔曰諸侯薨子踰年即位此古制也應即位而廢之爵命皆去矣何爲罪罰再加且吾之責廙以蕭貪穢本不論常法也諸賢不能將明此意乃更詭易礼律不顧憲度君命廢之一本作易之而羣下復之此爲上下正相反也於是有司奏免議者官詔皆以贖論混以世孫當受封逃避斷髮陽狂病瘡不能語故得不拜世咸稱之廙棲遲家巷垂十載教誨子孫講誦經典集經書要事名曰善文行於世與陳勰共造賭蘭於宅側帝嘗出視之間其故左右以實對帝心憐之帝後又登陵

雲臺望見廩背褚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大康初大赦乃得襲封父之
拜城門校尉遷左衛將軍數年以為中書監惠帝即位加侍中光祿大
夫尚書令進爵為公廩應楊駿召不時還有司奏免官尋迁太子少傅
加散騎常侍動遵禮典得傳道之義後年衰病篤詔遣太醫療病進位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時河南尹韓壽因託賈后求以女配廩孫陶
廩距而不許后深以為恨故遂不登台司年七十五卒謚曰元子混譽
混字敬倫嗣父爵清貞簡正歷位侍中尚書卒官子陶嗣補鞏令沒於

石勒

荀勗字敬叔為河南尹與荀藩荀組俱避賊至臨潁父子並遇害

恒字敬則博學以清素為稱尚武帝女榮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康
初東宮建恒以選為太子賓友賜爵閑內侯食邑百戶辟司徒王渾倉
曹掾屬除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北軍中候俄拜領軍加散騎常侍
愍帝即位以恒為尚書進爵苑陵縣公頃之劉聰逼長安詔出恒為鎮

軍將軍領潁川太守以為外援恒興令義軍得二千人未及西赴而閼

中陷沒時郡賊方盛所在州郡相繼奔敗恒亦欲棄郡東渡而從兄軼
為元帝所誅以此為疑先書與驃騎將軍主導二言於帝帝曰兄弟罪
不相及况羣從乎即召恒補光祿勳恒到未及拜更以為衛將軍加散
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尋拜太常議立郊祀尚書刀協國子祭酒杜彝議
頃還洛乃修郊祀恒議漢獻帝居許即便郊祭宜於此修立司徒荀組
驃騎將軍王導同恒議遂定郊祀尋以疾求解詔曰太常職主宗廟蒸
嘗敬重而華恒所疾不堪親奉職事夫子稱吾不預祭如不祭況宗伯
之任職所司邪今轉恒為廷尉頃之加特進太寧初遷驃騎將軍加散
騎常侍督石頭水陸諸軍事王敦表轉恒為護軍疾病不拜受金紫光
祿大夫又領太子太保成帝即位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咸和初以
愍帝時賜爵進封一皆削除恒更以討王敦功封苑陵縣侯復領太常
蘇峻之亂恒侍帝左右從至石頭備履艱危因悴踰年初恒為州大中
正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為恒所黜及讓在峻軍中任勢多所殺害見恒
輒恭敬不肆其虐鍾雅劉超之死亦將及恒讓盡心救衛故得免及

帝加元服又將納后寇難之後典籍靡遺婚冠之禮無所依據恒推尋舊典撰定礼仪并郊廟辟雍朝廷軌則事並施用迁左光祿大夫開府常侍如故固讓未拜會卒時年六十九冊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謚曰敬恒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年老弥篤死之日家无餘財唯有書數百卷時人以此貴之子俊嗣為尚書郎俊子仰之大長秋嶠字叔駿才季深博少有令聞文帝為大將軍辟為掾屬補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泰始初賜爵關內侯迁太子中庶子出為安平太守詒親老不行更拜散騎常侍典中書著作佐領國子博士迁侍中太康末武帝頗親宴樂又多疾病屬小瘳嶠與侍臣表賀因微諫曰伏惟聖躬漸就平和上下同慶不竟抃舞臣等愚戇竊有微懷以為收功於所忽事乃无悔慮福於垂成祚乃曰新唯願陛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之悔以成日新之福冲靜和氣養精神願身於清簡之宇留心於虛曠之域無厭世俗常戒以勿羣下之言則豐慶日延天下幸甚帝手詔報曰輒自消息無所為慮元康初封宣昌亭侯誅楊駿改封樂鄉侯迁

列十四

尚書後以嶠博聞多識屬書典實有良史之志轉祕書監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為內臺中書散騎著作及治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統之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為臺郎典官制事由是得徧觀祕籍遂就其緒起于光武終於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為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為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為典以有堯典故也而改名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迂固之規實錄之風藏之祕府後太尉汝南王亮司空衛瓘為東宮傳列上通講事遂施行嶠所著論議難駁詩賦之屬數十萬言其所奏官制太子宜還宮又安邊雩祭明堂辟雍浚導河渠巡禹之舊跡置都水官脩贊營之禮置長秋事多施行元康三年卒追贈少府謚曰簡嶠性嗜酒率常沉醉所撰書十典未成而終祕書監荷劭奏嶠中子徹為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卒後監繆徵又奏嶠少子暢

為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并草魏晉紀傳與著作郎張載等俱在史官示嘉喪亂經籍遺沒嶠書存者三十餘卷嶠有三子頤徹暢頤嗣官至長樂內史暢有才思所著文章數萬言遭寇亂避難荊州為賊所害時

年四十

石鑒字林伯樂陵厭次人也出自寒素雅志公亮仕魏歷尚書郎侍御史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多所糾正朝廷憚之出為并州刺史假節護匈奴中郎將武帝受禪封堂陽子入為司隸校尉轉尚書時秦涼為虜所敗遣鑒都督龍右諸軍事坐論功虛偽免官後為鎮南將軍豫州刺史坐討吳賊虛張首級詔曰昔雲中守魏尚以斬首不實受刑武牙將軍田順以詐增虜獲自殺誣罔敗法古今所疾鑒備大臣吾所取信往者西事公欺朝廷以敗為得竟不推究中間黜免未久尋復授用冀能補過而乃與下同詐所謂大臣義得爾乎有司奏是也顧未忍耳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勿削爵土也又之拜光祿勳復為司隸校尉稍加特進遷右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前代三公冊拜皆設小會所以崇

十四

列十四

十

宰輔之制也自魏末已後廢不復行至鑒有詔令會遂以為常太康末拜司空領太子太傅武帝崩鑒與中護軍張劭監統山陵時大司馬汝南王亮為太傅楊駿所疑不敢臨喪出營城外時有告亮欲率兵討駿駿大懼白太后令帝為手詔詔鑒及張劭使率陵兵討亮劭駿甥也便率所領催鑒速發鑒以為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覘視亮已別道還許昌於是駿止論者稱之山陵訖封昌安縣侯元康初為太尉年八十餘克壯慷慨自遇若少年時人美之尋薨謚曰元子陋字處賤襲封歷屯騎校尉

溫姜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祖恢魏揚州刺史父恭濟南太守兄弟六人並知名於世號曰六龍姜少以朗寤見稱齊王攸辟為掾遷尚書郎惠帝即位拜豫州刺史入為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又齊王冏輔政以姜攸之故吏意特親之轉吏部尚書先是張華被誅冏建議欲復其官爵論者或以為非姜駁之曰自天子已下爭臣各有差不得歸罪於一人也故晏子曰為己死亡非其親昵誰能任之重克

之殺二庶陳乞之立陽生漢朝之誅諸呂皆積年之後乃得立事未有
事主見存而得其志於數月之內者也式乾之會張華獨諫上宰不和
不能承風贊善望其指麾從命不亦難乎况今皇后譖害其子內難不
預禮非所在且后體齊於帝尊同皇極罪在枉子事不爲逆義非所討
今以華不能廢枉子之后與趙盾不討殺君之賊同而貶責之於義不
經通也華竟得追復爵位其後以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勳封大陵縣公
邑千八百戶出爲冀州刺史加後將軍范陽王虓敗於許昌也自牧冀
州羨乃避之惠帝之立長安以羨爲中書令不就及帝還洛陽徵爲中
書監加散騎常侍未拜會帝崩懷帝即位遷左光祿大夫開府領司
徒論者僉謂爲速在位未幾病卒贈司徒謚曰元有三子祗允裕祇字
字敬齊太傅西曹掾允字敬咸太子舍人裕字敬嗣尚武安長公主官
至左光祿大夫

史臣曰晉氏中朝承累世之資建兼并之業衣冠斯盛英彥如林此數
公者或以雅望處台槐或以高名居保傅自非一時之秀亦曷能至于
十一
斯惜其參纖於論道之辰獨善於兼濟之日良圖鯁議無足多談然退
已進賢林叔弘推讓之美自家刑國宣伯協恭孝之規子若之儒素爲
基偉容之苦節流譽慶垂來葉不亦宜哉石鑒以公亮弁溫羨以明
寤顯屬子危亂不墮其名歲寒見松柏之後彫斯人之謂矣
贊曰讓矣密陵孝哉廣陸欽旣博雅表亦貞肅鑒續克宣溫聲載穆
同鏘玉振爭芬蘭郁

